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〇五回 議救護聖僧作法 謀弒道群賊進宮

話說這位搖會的，把骰盆蓋微微消開一望，見裡面已有紅通通的一粒四坐在裡面，說道：「諒情會是我得了，裡面已見有一顆四，其餘即便統統是一，也有九點，這會還有誰搶得去嗎？」真個喜歡極了。那隻手消那缸蓋，反將一抖一活，就同不曉得該怎樣消法才好。只見他五個指頭，鯉魚下簾的樣子，把一隻骰蓋籠定，剛要提起，忽然手又一抖，當的一碰，把蓋子消開，向旁邊一放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不要數了，用兩個骰子，都是我得了。」但見得裡面一個四，四面圍著些五同六，連那管缸的便叫喜了。忽然管缸的大叫道：「朋友，你且莫歡喜，還是要重搖的，你數一數盆內幾個骰子？」那人定神一數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見盆內但有五個骰子。再一查點，恰巧一顆骰子在盆外檯子上，並且也是個六。大約是消蓋的時候，手一抖，便將骰子碰走了一顆。但見那人發了半响的呆。那管盆的又道：「不要呆想，諒情沒處假日，盆子是你自己消的，總之大眾不能六個骰子搖，你五個骰子得會嗎？只得再去重搖了。」那人初則恨不得就要辨別辨別才好，轉念一想，好歹頂大的點子，不過七點，諒情也沒有個趕不上。就此把那盆外的骰子拈到盆裡，又仔細數了一數，才把蓋子蓋好，嘴裡說道：「有福依然在。」搬起來搖了三下，說道：「管盆的，你代我消罷，充數至盡，消一個六點罷。」話言未了，但見那管盆的，把蓋一消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朋友，應著你的話了，真個是六個一，恰巧的是六點。」那人只氣得在盆內把骰子一把抓起，向街心裡一擲，說聲：「去罷！算你這副骰子是如意館的東家的骨頭做的。」跳下台來，氣衝衝向外走掉。這邊如意館收錢得會，歡天喜地，心中感激濟公，不必再煩碎說了。但是這班人鬧到終場，外面已上了燈火。約在黃昏時候，濟公便向陳亮、雷鳴、楊魁說道：「外面已不早了，你們趕緊飽餐一頓，馬上要去做一件大事呢。」楊魁見外面搖會的散去，便叫過伙計來說道：「你們從速胡亂的裝些菜兒飯兒的來，我們吃了，要去有事。」伙計答應，送過些熟菜，又裝了幾碗飯，各人吃了一個盡飽。淨面已畢，濟公喚過楊魁附耳道：「你趕緊結束停當，代我如此如此。」楊魁領命。又喚過陳亮、雷鳴，附耳說道：「你二人代我去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誤。路間雖遇到危急，直趕前進，以到西湖邊船上為準，中途自有人來接應。」二人亦領命，均各跑到後面，換上夜行衣服，走到濟公前，說句：「某等就此先走了。」濟公又說道：「這樣走法，怎樣進得內地呢？你們皆站定，候我辦理。」但見濟公代他們各人作了一道隱身法，又說道：「匡約這符法時候，將穀混到內地。到得動手時候，就憑你本領了，不得再仗些符法護身，切記切記。」三人領命，跑出店外。濟公亦隨後自去辦他的事，暫且擱不表。

話分兩頭。這邊濟公著雷鳴、陳亮、楊魁起身，那邊國舅府一到午膳之後，徐天化便同徐森、徐叛、徐鑫、劉香妙、蘇蓮芳商議，說道：「此時已經不早，進宮的戲班，就要送去才好呢。」徐森、徐鑫忙應道：「家將六〇名，已如數選定。還有一件巧事，內有三名幼年曾入過戲班，並能偏就上台走走加官，說說白話，還有六名並能吹打鑼鼓。但戲箱戲衣，當要及時想法。」國舅聽說著急道：「此時想法，怎樣來得及呢？況且此物到何處想法，汝等做事大率是有粗沒細。」徐森在旁冷笑道：「父親不必著急，這是二位哥哥的好意，以為這件大事，也要留點功勞把別人乾乾。」說罷，便喚過家人關照道：「你到後面留春墅招呼他們，把六隻戲箱抬來。」家人領命去後，不到一刻，但聽「哎呀呀」的抬到。徐森立起指著說道：「一號箱內有加官面具一副，袍鏡五套，鑼鼓全式。二、三號箱內，有六〇件伶人灑花便服，叫大眾統統換起，方能混得進去。但此箱騰空，即可將各人兵器藏在裡面。四、五、六號三箱，皆是唱戲應用之物。就請二位哥哥，叫六〇人裝成戲子，先行帶進宮內便了。」國舅聞言大笑道：「到底還是三兒做事入細。」徐森、徐鑫聽說，心中好不作嘔。忽徐鑫又說道：「三弟，照此看來，我們還要另找幾個真能唱戲的做做場面的才好。想當晚一經開席，台上就要開鑼，到得我們動手，還有許多耽擱。倘皇上一時高興，點上一齣戲，場面上唱不起來，不是暫時就露出破綻嗎？」徐森道：「二兄你真算越發做笨事、說死話了。我有一個法子，兩兄送班進內，就請奏明太后，說這副戲班，是由契丹學來唱番國跳舞戲的。那時場上，只要手上抓一把刀或一把劍，隨意跳跳，還愁這昏君面前欺他不過嗎？」國舅聽畢，拍手贊道：「妙絕！這個想頭，真是虧你。」國舅說畢，就此便著徐森、徐鑫領著家將，換上衣服，另將各人兵器藏在戲箱內，送入慈寧宮。可算國舅府做過一件事了。

當下徐森、徐鑫去後，徐焱又說道：「我還有一事可慮，這位九門提督，凡歷年太后萬壽，他總帶二三百兵在慈寧宮門外紮下一座營盤，這蘇師傅一人接應，究嫌單弱。我的意見，還要想一個法子，方得妥當。」蘇蓮芳聽畢，微笑了一下，尊聲：「參議爺，你老人家的見識一些不錯，但到此時想來已經遲了，小尼久已籌得定定的。」說著，便由腰間取出一物，如同芸香盒子差不多的樣子，但一面有一個銅柄，兩對面又有兩條細管，指著道：「這就是抵擋九門提督之物。」國舅不解何用，方要開言，只見徐焱道：「好的好的，有這悶香，又省著無數的事了。」又聽劉香妙道：「不瞞諸位，我到午門時，那門廳門軍，我也是這個法子待他。」大眾說說笑笑，過了一刻，但聽華氏說道：「此時就著廚房開席，早些吃飯了，好各乾各事去。」國舅道：「使得的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聲傳下，當時廳上兩桌席，擺得齊齊整整。此回徐天化、徐焱同了香妙一桌，華氏陪著蘇蓮芳。席上談的，不過是怎樣接應，怎樣追趕，議論一番。酒飯既畢，大家皆漱口淨面，家人又倒上茶來。見外面太陽已落，劉香妙、蘇蓮芳兩人，用眼睛授了一個意思，起身說道：「我等先走了。」國舅道：「諸事謹慎，一切仰仗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把手拱了兩拱。蘇蓮芳道：「我等仗著新天子的福氣，國舅大人的時運，總沒個不成功的。」說畢，兩人各向大眾打了一個廣概的稽首，轉身向外就走。這可算國舅府又做過一件事了。

當下徐國舅見劉香妙、蘇蓮芳已走，也吩咐外面備馬。父子二人，袍內皆暗帶佩劍。剛要起身，華氏又叮囑一番，無非叫他們不可大意，放走了皇上太子。國舅道：「你不必多言，如徐森、徐鑫每人殺一個昏君同太子，還不同殺雞屠狗樣的嗎？諒情再沒有變動的。但你當叫廚房預備兩席極盛的酒席，劉香妙、蘇蓮芳他們不懂規矩，大事定後，抑或他們先就回來，人家辛苦一夜，不能不款待款待，這是要緊的。至於我等除去舊君，還要擁立新君，有許多善後事件要辦，或明日宿在宮中就便做事，不得回來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一有喜信，你們自然曉得，不必掛念是了。」說畢，便同徐焱轉身出外，府前上馬，逕往慈寧宮而去。但是這一去，管教堂堂國戚，變為縲絏囚徒；寂寂宮闈，頓使干戈擾攘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